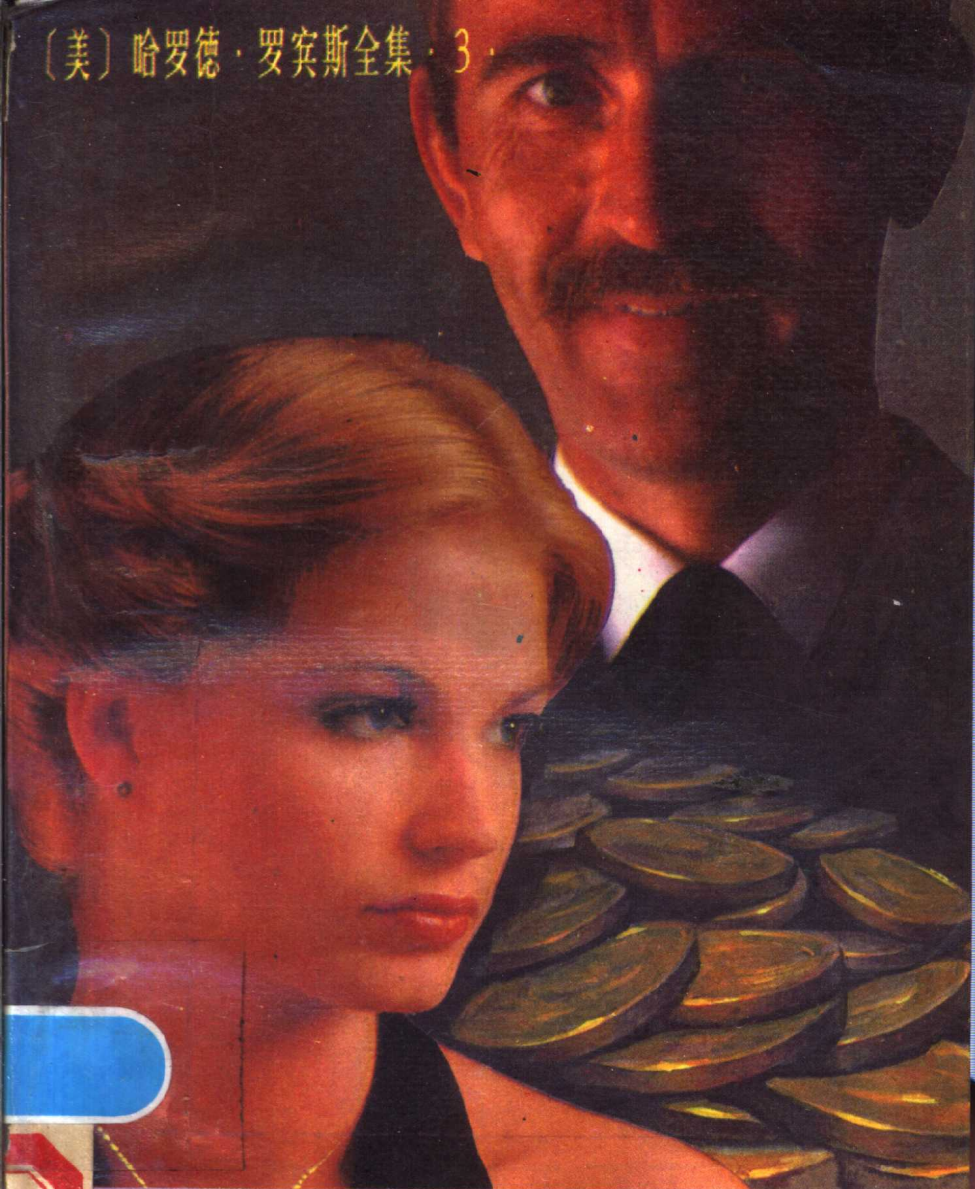


〔美〕哈罗德·罗宾斯全集·3·



再见，珍妮特

哈罗德·罗宾斯全集·3·

再见，珍妮特

〔美〕哈罗德·罗宾斯 著
谢振清 金连生 译

春 秋 出 版 社

1988年·北京

Harold Robbins
Goodbye, Janette
Published by Simon and Schuster
New York, 1981
根据纽约西蒙·舒斯特出版公司1981年版翻译

再 见，珍 妮 特

〔美〕哈罗德·罗宾斯著

谢振清 金连生译

责任编辑：张九林

春秋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密云胶印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13.75印张 280千字
198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
印1,290,000册

ISBN 7-5069-0098-X / I·25

定价4.20元

2712.05
24

1137

主要人物简介

布伦涅尔·沃尔夫——纳粹德国的高级军官，少将军衔，出身于德国古老的工业贵族家庭。二次世界大战时，负有兼并占领区工业的特殊使命。

塔尼娅·安娜·波嘉斯卡——波兰伯爵夫人。波兰被德军占领后，在押送集中营途中，被沃尔夫选中，作为他在波兰时的管家，后成为他的情妇。

约翰·施维贝尔——德军中士，沃尔夫的私人秘书。后为塔尼娅两个女儿的保护人。

博维尔·莫里斯侯爵——法奸。二次大战中曾为沃尔夫兼并法国工业效力，后与塔尼娅结婚。同性恋与性虐待狂者。

珍妮特·玛丽——塔尼娅的大女儿。后成为法国著名的服装业女企业家。

劳伦——塔尼娅的小女儿。后与英国的帕特里克勋爵结婚，不久又分手。

杰查斯·查利——塔尼娅的情人。法国某报业辛迪加的时装报道员，秘密地为塔尼娅公司服务，为其提供服装商战中的情报，后成为珍妮特的情人。

梅耶·海蒂——约翰的妻子。美国大企业家的千金小姐，女继承人。

帕特里克·雷阿顿——英国勋爵，劳伦的丈夫。同性恋和窥淫狂者，后与劳伦离婚。

志木——日本人。塔尼娅时装公司的服装设计师。

菲利普·法耶德——珍妮特时装公司的服装设计师。同性恋者。

杰利·约翰逊——莫里斯的秘书，同性恋者。

罗伯特·布雷——珍妮特的秘书。

哈维——劳伦的男朋友，吸毒者。

卡洛——美国商人。

西利——瑞士信用银行职员。

玛丽·特丽莎——珍妮特中学时的女友，同性恋者。

斯蒂芬——珍妮特的女友，同性恋者。

目 录

第一部 塔尼娅	1
第二部 珍妮特	119
第三部 劳 伦	219
第四部 夫 人	321

第一部 塔 尼 娅

沃尔夫忐忑不安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，偶尔，他走到窗前，信手拉起式样考究的百叶窗，朝大街望去。日内瓦的大街刚刚被雨水冲刷过，显得十分干净，空气格外清新。他转过身，操着浓重的巴伐利亚口音的德语烦躁地对她说：“这个法国佬，怎么还没到？！”

“他会来的”。她编织着毛衣，连头都没有抬。

沃尔夫走到酒柜前，斟满一杯杜松子酒，一饮而尽，然后说：“这个法国佬不象在巴黎时的样子了，那时，我只要打一个响指，他就会颠颠地小跑着过来。”

“那都是三年前的事情了，当时德国人正取得节节胜利。”她平静地说道。

“我们过去从没有真正取得战争的胜利，”沃尔夫说，“我们只是自吹自擂，认为自己取得了胜利。美国一参战，我们心里就都明白，战争快要结束了。”

这时，从楼梯口传来一阵微弱的门铃声。“法国佬到了。”他轻声地说。

她站起身来，把正在编织的毛衣，放在靠近椅子的桌子上。然后说：“我马上去把他带你这儿来。”

她刚走到门厅时，他已进了门，仆人接过他的外套。听到她的脚步声，他转过身来，脸上浮着微笑，嘴唇微翘，露

出了小而整齐的雪白牙齿。

他走到她的跟前，把她的手放在嘴唇上轻轻吻了一下，她感到他稀疏的胡须刺痛了她的手背。“你好，安娜！”他彬彬有礼地说，“你越来越美了。”

她微微一笑，用同样的语调回报他：“莫里斯，你也越来越英俊了。”

莫里斯哈哈大笑起来。“你的小家伙呢？”

“珍妮特已经五岁了，长高了不少，你现在或许认不出她了。”

“也象她妈妈那样迷人吗？”

“珍妮特长得很美，她有独特的迷人之处。”安娜说。

“噢”，莫里斯说：“既然我现在不能娶你为妻，那我就等着她吧！”

安娜笑着说：“那你得有耐心，这需要等上一段漫长的时间。”

莫里斯用乜斜的眼光望着她说：“我会一直等待着，等到幸福降临到我身上的那个时刻。”

“沃尔夫一直在书房里等着你，请跟我来吧。”

安娜走上楼梯，他紧随其后。精致的丝绸衣服紧紧裹着她苗条的身体，上楼时，她的臀部一扭一摆，一上一下，使人感到她的身段极富有性感，这一切一一收入莫里斯的眼帘。

两个男人握手寒暄后，沃尔夫对他的迟到表示不满。莫里斯，典型的法国人，对他的珊珊来迟只微微弯了下腰表示歉意。他们用英语——一种中立的语言交谈着，双方都认为讲英语比较公平合理，谁也不会捞到什么好处。

“巴黎情况怎么样？”沃尔夫问道。

“跟美国差不多，”莫里斯回答说，“也有巧克力、香烟、口香糖，但是并不是完全相似”。

沃尔夫沉默了一会，说：“最低限度，巴黎还没有落到俄国人手里。看来，德国是快要完蛋了。”

莫里斯没有吱声，只是微微点了点头表示赞同。

一直在凝视着他们的安娜，朝房门走去，说了声：“我去拿咖啡去。”随后走了出去。

待房门关上后，沃尔夫走到酒柜前对莫里斯说：“来杯杜松子酒还是利尼亚克酒？”

“利尼亚克酒。”

沃尔夫往一只高脚杯里斟满了利尼亚克酒，随后递给了莫里斯，然后，给自己也斟满了一杯杜松子酒。他示意莫里斯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，他与莫里斯相对而坐，一张小咖啡桌子横放在他们中间。沃尔夫问道，“文件都带来了吗？”

莫里斯点点头，打开随身带来的皮公文包。“所有文件都在这儿。”说完他把文件分三叠放在咖啡桌上，文件上都清晰地印有官方公证的印记。“遵照您的吩咐，所有公司的文件上，都写上了安娜的名字。”

沃尔夫随手拿起一叠文件，嘴里发出一阵阵含糊不清的声音，用任何语言都无法明了这声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。

莫里斯凝视着他说：“您现在还想这样做吗？我们现在还可以把文件烧掉，好象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。”

沃尔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“我没有别的选择。”他说：“在占领时期，尽管我合法地获得了这些公司，但这些

犹太人回来时，会异口同声喊道，是我强迫他们出卖这些公司的，法国人也绝不会让我再继续占有它们。”

莫里斯点头表示同意。“这些没良心的杂种！当时您的心肠太软了。别的德国军官不仅夺走了他们的公司，还把他们遣送到集中营去”。

他们缄默不语。莫里斯望着沃尔夫说：“如今，您自己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去南美！”沃尔夫回答说，“我的妻子和孩子都在那里，我不能在此地停留太久。一旦我的名字被世人知道，他们就会把我送到德国受审，这不过是时间问题，同时，瑞士也会突然宣布我是不受欢迎的人。”

“安娜已经知道您的计划了吗？”

“我早已告诉她了，她理解我。她非常感激我救了她和她孩子的生命。当年我在波兰看见她时，她正在去集中营的路上，她的丈夫，一位波兰伯爵，已死在战场上，家里的其他成员也都在一次空袭中全部遇难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缄口不语，脑海里逐渐出现了五年前，第一次见到安娜时的情景：

当时他住在华沙郊区的一幢小楼房，它座落在豪华住宅区内。与其他德国高级军官在占领区的住宅相比，他住的楼房显得小多了。沃尔夫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另一种类型的高级军官，他出身于一个古老、显赫的工业贵族家庭，他没有必要再显示他的地位。他感兴趣的根本不是军事或政治，他此行的目的，就是实施把当地的工业兼并到帝国的军火工业中去。这是他在华沙的主要使命，先期的准备工作都早已完

成，现在就是待他最后决定取消和合并那种公司和工业。他估计完成此项使命，需要一个月到六个星期的时间，然后回柏林，重新待命。当时他年仅三十六岁，就被授与少将军衔，这使他和国防军的将军们平起平坐，处理一切事务。约翰·施维贝尔，他的私人秘书，授与中士军衔，与他同行。

是施维贝尔首先发现她的，当时他站在小楼门口，看见一辆卡车缓缓开来，停在楼房前面，几个衣衫褴褛的妇女陆续从卡车上下来。他站在那儿微笑着，赞赏党卫队的工作效率。昨天他们才提出要求，要找一位既能说德语，又能说波兰语的女管家，这样，管起家务来没有语言障碍。此时此刻，六个女人一个接一个地跳下车，供他挑选。卫兵从肩上取下冲锋枪走向门口，她们战战兢兢地站在院子里。

卫兵走到施维贝尔面前停下来，“我已把女人带来了，请您挑选吧。”他平淡地说。

“她们的材料带来了吗？”施维贝尔问道。

卫兵点点头，从一个小包取出了材料。“都在这儿。”他看到施维贝尔朝院子方向瞭望，就转过身去。

第七个姑娘正在下车，她身上有着与众不同的气质，当然不是衣服，因为她们穿的衣服都是淡褐色的囚衣。她身上的确有种与众不同的东西，大概是她那自傲不凡，傲慢而又置生死于度外的姿态。她身材修长、挺拔，长长的头发是栗褐色，梳理得整整齐齐的，自然披落在两肩上，每一缕发丝都显得很合体。她用冷漠的目光望了望周围，然后站在汽车旁边，等候发落。她没有走过去站在女人的队伍里，那些女人早已胆战心惊地两腿在发抖。

“那个就是女公主。”卫兵说道。

“女公主？”

“他们在集中营给她取的名字。十天前她被送到集中营，她整天不和其他的姑娘说一句话，不与人来往。您知道，这些姑娘是乐于与别人交欢的，发起情来，欢声浪语、嗲声嗲气的可浪了。可是，这个娘们儿，冷冰冰的。我们十五个人都和她交欢过，她对待每个人都一样，一动不动地静静躺着，任其摆布，交欢完了，就一声不吭地离开，又去干派给她的活。”

“哪一份是有关她的材料？”施维贝尔问道。“我要先看她的材料”。

“噢，就是角上印有红色印章，圆圈内有‘A’的那份材料。我们本来计划下星期把她送到奥施维茨集中营去，象这样的姑娘我们不需要。”卫兵粗俗地笑着说，“请您听我的忠告，不要去碰她，她撒出的尿都是冷冰冰的。”

施维贝尔坐在门厅的小桌旁，桌子上堆放着档案，他翻开了印有红色印章的档案。

塔尼亚·安娜·波嘉斯卡，出生于1918年11月7日华沙的柯林休斯科。寡妇。丈夫彼得·波嘉斯卡伯爵，波兰军队上尉，1940年死于战场。仅有一个女孩，珍妮特·玛丽，出生于1939年9月10日法国巴黎。宗教信仰：天主教。教父：华沙大学现代语言系教授，已死亡。家庭所有成员均已死亡。教育状况：1937年取得华沙大学现代语言学学士称号，1939年取得巴黎索尔博尼现代语言硕士学位。能流利地讲波兰语、法语、德语、俄语、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。1939年10月12日，因叛国、颠覆政府罪，被没收其全部家产，判处劳动集中营服刑，允许随身带其女儿一名。

华沙盖世太保档案——72943/029。

施维贝尔又匆匆翻阅了其他的档案材料，他认为，这个女人是唯一有资格胜任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。其他女人都平平，尽管她们都或多或少能说一些德语，但她们的教育水平和阅历都非常肤浅。当施维贝尔抬起头时，她已被带到，站在了桌子前。

“波嘉斯卡夫人，请坐。”他用德语说道。

“谢谢。”她轻轻地坐了下来。

施维贝尔继续用德语说：“你的职责将是管理好这幢房子，并保持它的整洁，另外，还要翻译和书写一些文件。请问，你能胜任吗？”

“我想，我完全能胜任这项工作。”她点头说道。

“不过，这项工作只须六个星期。”他补充说。

“如今的世道，六个星期可能就是一个人的生命的时间。”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“允许我把孩子带在身边吗？”

施维贝尔犹豫不决了。

“她是个挺乖的女孩，”她马上又说道：“她是一个惹人喜欢的小宝贝。”

“我不能马上答应你，这需要将军作出决定。”

她那坚定的目光与坐在桌边的施维贝尔的眼光碰在了一起。“我决不会把她一人丢在那儿。”她轻声但坚决地说道。

施维贝尔默默无语。

“难道还要我用女人仅有的方式，来表示感谢你吗？”她匆匆地说。

他清了清嗓子，“我会尽力去作，但此事还得将军作出最后决定。”说完他站起来，“在这里等候。”

她注视着走上楼梯，进了将军的房间。过了一会儿，

施维贝尔又出现在楼梯口，“上楼到这里来。”

施维贝尔给她打开房门，她走进房间。一位将军站在窗台边，正在看有关她的材料。这时他转过身来，她首先吃了一惊。这位将军如此年轻，或许只有三十五岁，他比她死去的丈夫彼得大不了几岁。

从她背后传来施维贝尔的声音：“布伦涅尔少将，这就是波嘉斯卡夫人。”

沃尔夫用惊奇的眼光看着她，仿佛感受到那淡褐色囚衣裹着的女人的身躯，刹时，他感到五脏在收缩。他的声音突然变得有些嘶哑，“施维贝尔中士认为你能胜任此项工作，但你有那个不大不小的条件。”

“我不得不这样做。”安娜的声音清晰而坚定。

将军默默无言地望着她。

“我不会放弃我的要求，”她说，语调一下子变得强硬起来。“我决不能丢下她在那儿等死。”

沃尔夫不禁想起了自己的两个孩子，他们正在远离战争烽火的巴伐利亚上学，免受了战争带来的灾难。他从安娜面前走开了，怕被她看见他眼睛的神情。施维贝尔告诉了他，她曾说过，六个星期将是一个人生命的时间，这又意味着什么？仅仅才六个星期，难道还不能满足她的可怜的要求吗？他突然转过身来朝她走去，“好吧！我允许你带上孩子。”

他看到她眼睛突然潮湿了。“将军先生，谢谢。”她努力克制着声音说。

“你有别的衣服吗？”

她摇摇头。“我到集中营时，他们就把我的所有东西拿走了。”

“我会弄来你需要的衣服，”将军说，“你需要接待客人，使他们感到惬意、舒服。另外，我们还需要两个女佣人，一个人负责做饭，另一个洗熨衣服，由你去挑选她们。”

“是的，将军先生。”

“我马上让施维贝尔写一份命令，批准你的小孩和二位女佣人到我这来。然后你和孩子一齐出去，买一些自己穿的衣服和二位女佣人穿的衣服。然后准备妥当今天晚上的饭菜，八点钟准时开饭，等一会儿，我会给一份菜谱。”

沃尔夫注视着她关上房门，然后，回到书桌坐下来。他回想着施维贝尔告诉有关她的事情，十五个男人与她……他真不敢相信，她脸上竟毫无表情，没有愤怒、怨恨，也没有卑躬屈膝，这一切真让人不可思议。

晚饭使他大为赞叹，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，有维希式奶油汤、煮土豆、新鲜的豆角、拌有奶酪的色拉等等。饭后，还有咖啡和法国柯纳克白兰地酒。

用餐完毕时，她走进饭厅。“这顿饭菜您满意吗？将军先生。”

“非常满意。”

她冷淡地笑了笑。“我很高兴，谢谢。还有什么事要我做吗？”

“没有什么事了，谢谢，晚安。”

“晚安！将军先生。”

已是子夜时分，万籁俱寂。沃尔夫久久不能入睡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。突然，他翻身跳下床，穿上睡袍，走进大厅。施维贝尔房间里透出微弱的光亮，他推开了门。

施维贝尔从床上跳下来，手上拿着正在读的一本书。
“尊敬的布伦涅尔先生，我说，将军先生。”他结结巴巴地说。

“她住在那儿？”沃尔夫说。

“楼梯拐角上的第一个房间。”

他关上了房门，径直走到楼梯拐角处，房间门缝黑漆漆的，没有一丝亮光。他踌躇了一会儿，推开了房门，走了进去。

微弱的月光从窗子钻进来，他看见她突然坐了起来。一会儿，床头边上的灯也亮了起来，她的秀发又长又黑，散落地披在两肩上，眼睛睁得很大；悄然不语。

紧靠她床边有一张儿童床，于是他走过去，俯下头，见婴儿睡得甜甜的，小姆指含在嘴里，不时的吮动着。他弯下腰，轻轻地抽出小姆指。“这样会弄坏牙齿，”他站直了身子说道。

她仍然一言不发。

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珍妮特。”

“多好听的名字，”他说。随后又俯下头来看着婴儿，“她很漂亮。”

“谢谢，将军先生。”她抬起头看着他，“您有孩子吗？”

“两个，”沃尔夫回答。

“您一定非常想念他们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您的妻子呢？”

“她很好。”顷刻，他感到有点尴尬。“好了，晚安，”他转过身朝房门走去。

沃尔夫回到床上十分钟，听见门把一声轻轻的响动，她走进了房间。

“打开灯吧，”她说，“我要您看看我。”

沃尔夫拧开了床头台灯的开关，见她穿着白色的睡袍，浓黑的头发自然地披在肩上。“瞧着我，”她温柔地说道，开始慢慢地脱去睡袍。

沃尔夫屏住气，只见她一只乳房逐渐地裸露出来，它丰满、圆润、结实，草莓色的乳头在紫红色乳房晕的衬托下，高高地向前突起。当睡袍脱到腰部时，另一只乳房也露了出来。沃尔夫的眼睛随着她双手慢慢移动着，胸部、腹部、一直到解开了她臀部周围的带子，睡袍落到了地板上。

她走近沃尔夫，抽开他腿上的单子，解开了睡衣的带子，她半跪在床边，含情脉脉地注视着沃尔夫的眼睛，手轻柔地抚摸着他。

六个星期后，沃尔夫登上去巴黎的火车，她带着孩子一同前往。

沃尔夫默默地签完了最后一份文件，抬起头看着莫里斯，“我想就这样办吧！”他说。

从技术角度上说，完全没有问题。”莫里斯答道，“但还有别的问题。”

“她的法国居住证是贝当政府时期签发的，现政权可能会拒绝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这是长期性的证件，证明她是因战争被迫离